



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黎紫书：

# 这部小说是为家乡人所写，而不是为了资深文青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图/受访者提供

3 《流俗地》的完成，让我享受到“随心所欲”

1971年生于马来西亚的黎紫书，被称作马来华语文坛的“奇迹”。

自1995年以短篇小说《把她写进小说里》获马来西亚“花踪文学奖”出道后，她笔耕不辍，是该奖设立以来获奖最多的作家。2010年，黎紫书的长篇小说《告别的年代》获第四届“红楼奖·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”。

近日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黎紫书的最新长篇小说《流俗地》，该作品曾入选《亚洲周刊》2020年度十大小说；王德威、王安忆作序推荐。小说以马来西亚“锡都”怡保被居民喊作“楼上楼”的小社会拉开序幕，以世俗小城中平民的平淡生活，呈现数十年历史深处的一众卑微生命。

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说，《流俗地》娓娓述说一个盲女和一座城市的故事，思索马来西亚社会华人的命运：“黎紫书为当代马华文学注入少见的温情，也为自己多年与黑暗周旋的创作之路，写下一则柳暗花明的寓言。”

王安忆则表示，“小说与历史宏伟叙事有关，可到了‘流俗地’却降为人世间。我最感动他们三人手牵手走在路上，罗汉护观音似的，没有芥蒂，没有罅隙，混沌一团天籁，简直要飞上天去，却又落回地面，做了俗人，还是要依着岁月长大。”

《流俗地》是黎紫书的第二部长篇小说，距离上一部长篇已经过去十年。她说自己终于有勇气和有能力来书写家乡，交出她的成品和最初构思几乎丝毫不差，感觉自己终于当得起“小说家”的称号。

她说：“我心目中的《流俗地》是这样的：它不是大众化的类型小说，而是严肃的文学作品，但必须精彩、好看，能让人享受到阅读长篇小说该有的乐趣。”

羊城晚报：能否请你谈谈关于这部小说最初的想法？是什么让你在构思十年后，自觉已经到了可以动笔的状态？

黎紫书：以自己的家乡为背景去创作，对长年写作的人而言，终究是不可避免的。这世上还有什么地方比家乡更能召唤我的记忆和情感？我从小就坚信，自己若一直写下去，总有一天会写这样一部小说。而如果真要写，那么多年的记忆和细节，也唯有长篇足以承载。

但长篇不是我的强项，十年前写过第一部之后，我明白自己需要更多时间去思考和探索。过去十多年我去过许多地方，中国、英国、德国、美国……这里住两年，那里住一阵，某种意义上有点“流浪”。人在外面才会从不同角度回头看清楚自己的来处，不仅是家乡小城怡保，也有我的国家马来西亚，甚至我也看到了三千万人口中的自己。每次回去，我都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对家乡的眷恋，感觉自己进一步认识了它，这与土地和这里的人更亲近了。这是这部小说的基调，如果你不爱这个地方、不关注这些人，即便在这度过一生，也写不出这部小说。

羊城晚报：《流俗地》表面上是以盲女银霞为主角，其实是一部群像小说，人物很多，每个小篇章之间互有关联，但事实上也可独立成篇。能不能说这

是“小说”。

还有一点是小说的节奏。不少读者提到《流俗地》的叙述节奏，都会说它“不疾不徐”。这并不容易把握，所谓不疾不徐，实际上要做到当疾处，疾也；当徐处，徐也；也就是行文要疏密有致、张弛有度。这个“度”，只能凭着自我的阅读经验去拿捏。那是“读者的我”说了算的事。

羊城晚报：《流俗地》的语言很有特色，作为中国大陆读者，我是一口气读完的，没有任何隔阂。整部小说读下来非常

流畅，几乎都是短句，我又对其

中的一些粤语词汇感到亲切。你怎么看待小说中的方言？

黎紫书：方言书写，怎么能不以方言入文？尤其是写人们的对话，没有一点方言俗语，整个“地方”的味道都不对了。在地方书写中，方言是不可少的调味料。

尽管《流俗地》里的“锡都”是粤语之地，但我并没有把所有对话都写成粤语，只是适当加入了几个特别能表现粤语特有的腔调韵致的词，相信这样就有“点醒”读者，使阅读更有趣味。这些偶尔出现的粤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图/受访者提供



就《流俗地》而言，真正的内行人会看出来，“不炫技”本身是为了成全更高层次的技巧。

## 1 “不炫技”是为了成全更高的技巧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图/受访者提供

文/羊城晚报记者